

第壹單元： 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概說」

一、 緒論

「宜蘭縣」位於臺灣東北方，舊稱「噶瑪蘭」，因平地遼闊，所以又稱「蘭陽平原」。(圖1-1-1)在縣境內有一條「濁水溪」(或稱「蘭陽溪」)蜿蜒橫跨其中，因此在民間信仰上便以此溪為界而區分出溪北及溪南兩大區域(圖1-1-2)，溪北地區包含有「頭城鎮」、「礁溪鄉」、「宜蘭市」、「員山鄉」、「壯圍鄉」等鄉鎮市，而溪南地區則涵蓋有「羅東鎮」、「五結鄉」、「三星鄉」、「冬山鄉」、「蘇澳鎮」、「南澳鎮」等鄉鎮，此外，「大同鄉」則是跨處溪南及溪北兩區域，但因在前次『「蘭陽神將」之調查研究——以溪南地區六鄉鎮為主』調查研究計劃中發現「大同鄉」境內唯一的神將團體——「明龍文慈惠堂」位處溪南地界內，所以將「大同鄉」編屬於溪南地區，緣於此，本次調查研究計劃只以上述之溪北五鄉鎮市為範疇。

在本次調查研究蘭陽溪北五鄉鎮市的神將團體中可發現其數量以「頭城鎮」的四十九個神將團體為冠軍(圖1-1-3)，亞軍則為「宜蘭市」之四十四個神將團體，季軍為「員山鄉」的二十二個神將團體，其後則為「礁溪鄉」的十七個神將團體，殿後者則為「壯圍鄉」的十二個神將團體，總計設籍於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市轄區內的神將團體共計有一百四十四個。

在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市中成立的眾多神將團體雖然是以設籍於「頭城鎮」的四十九個神將團體奪冠，但是神將數量卻不是與神將團體數量的多寡成正比，這是因為每個神將團體所組裝的神將數量不盡相同，如單一神將團體組裝

		
(圖1-1-1) 平地遼闊的蘭陽平原。	(圖1-1-2) 濁水溪區分出「溪北」及「溪南」兩大區域。	(圖1-1-3) 蘭陽溪北五鄉鎮市以「頭城鎮」的四十九個神將團體為冠軍。

最多神將團體者為「礁溪協天廟神將會」的十二尊神將，但也有許多單一神將團體只組裝一尊神將者，如：「頭城城隍廟集安社」、「礁溪龍潭永興廟神將會」、「宜蘭東嶽廟合義會」、「員山惠好福興廟太子會」.....等，其數量之差距相當大，因此經調查統計在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市的神將數量共計有三百八十五尊之多，其中以「宜蘭市」擁有一百二十二尊神將榮膺冠軍（圖1-1-4），約佔總數量的百分之三十二，其次緊追在後為亞軍者是「頭城鎮」的一百零十尊神將居次，約佔總數量的百分之二十九，第三順位者則是「員山鄉」之六十三尊神將為季軍，約佔總數量的百分之十六，其後則是「礁溪鄉」的五十一尊神將忝為第四名，約佔總數量的百分之十三，殿後者則為「壯圍鄉」的三十九尊神將，約佔總數量的百分之十。

總計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市共一百四十一個神將團體及所屬的三百八十五尊神將，其數量遠比蘭陽溪南地區七鄉鎮的五十八個神將團體及所屬的二百二十四尊神將還多出近三倍之多，其密度之高被美譽為「神將的故鄉」及「神將的原產地」殊榮，可謂是實至名歸。

由於蘭陽溪北地區較溪南地區早開發，再加上從大量籌組「陰司地府官將」系統神將的「頭城城隍廟」、「頭城東嶽廟」、「宜蘭城隍廟」以及「宜蘭東嶽廟」等四間地方大廟的濫觴啓始影響下（圖1-1-5），各鄉鎮之寺廟亦始於日治時期及光復後的民國年代陸續組裝各型神將及成立神將團體，並成為蘭陽地區迎神賽會之重點藝陣之一。此外，在此神將文化蓬勃發展的地區，也造就了許多著名的神將製造廠商，如「宜蘭金官繡莊」、「宜蘭麗鴻繡莊」.....等等，亦算是民間百業與民間信仰的最佳結合寫照（圖1-1-6）。

		
（圖1-1-4）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的神將數量以「宜蘭市」擁有一百二十二尊神將榮膺冠軍。	（圖1-1-5）「頭城東嶽廟」因籌組大量「陰司地府官將」系統神將而聞名。	（圖1-1-6）著名的「宜蘭金官繡莊」。

如前所述，蘭陽溪北地區的神將屬性最早只有單一的「陰司地府官將」系統而已，但因應各寺廟的不同主神神信仰，因此後續成立的神將團體便組裝出適合自家主神之侍衛神將，緣於此，蘭陽溪北地區的三百八十五尊神將中便有一百五十三種角色之多（圖1-1-7），這其中還包含有九十八種神將為蘭陽地區首見者，而除了威武造型的男性神將外，多達三十四尊女性神將也是蘭陽溪北地區神將特色之一，其文旦及武旦造型的精緻亮麗及數量之多更是全國罕見（圖1-1-8），因此，蘭陽溪北地區神將便常以神將之精緻工藝和數量之豐以及角色之多元而聞名於全國。因此本調查研究計劃將以實際的田野訪查各神將團體之創始肇因和與依附寺廟之依存關係、團體祀神信仰、會規例祭活動以及對外聯誼友會.....等等細項，作為每個神將團體之基本資料，並利用此次神將團體之調查記錄詳細剖析蘭陽溪北神將之組織概況、角色介紹以及出團現況，期能為蘭陽溪北地區補足此一珍貴之無形文化資產史料。

	
（圖1-1-7）「三奶夫人」為蘭陽溪北地區獨有之神將。	（圖1-1-8）女性神將為蘭陽溪北地區的特色之一。

二、緣起

漢人進入蘭陽平原的開墾始於吳沙先賢於請嘉慶元年（1796）帶領鄉眾從「頭圍」（今「頭城鎮」）逐漸向南開發，在初期華路藍縷的墾植中，因畏懼天災及番害的陰影下，神祇信仰自然成為墾民的最大精神寄託，緣於此，除了崇祀由中國祖籍原鄉漳州請來「開漳聖王」、泉州請來「保生大帝」、潮州請來「三山國王」等鄉土神祇建廟作為凝聚鄉情及信仰中心外，許多令行更優於官府之陰司冥府司法神祇如「城隍爺」、「東嶽大帝」等諸神，也於拓墾初期築城後，即陸續建廟祭祀聖神，其治理幽明的神職更有效地幫助官府勸善緝惡，因此在「頭圍」（今「頭城鎮」）及「五圍」（今「宜蘭市」）兩地都各籌建有「城隍廟」及「東嶽廟」，如「頭城城隍廟」建於清光緒十年（1884），「宜蘭城隍廟」建於清嘉慶十八年（1813），「頭城東嶽廟」（原稱「頭城集興堂」）建於日治明治三十九年（1906），「宜蘭東嶽廟」建於清光緒四年（1878），這四間主祀司法神祇的神廟因建廟較早及擁有廣大信仰圈之信徒崇奉，因此都已成為當地之「人群廟」及信仰中心，由其主辦之迎神遶境廟會也最盛大，無意中也帶動了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興盛之濫觴（圖1-2-1）。

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的起源說法不一，莫衷一是，經實際訪查共可歸納出兩種不同說詞，其一為：「由司法神祇之侍衛神將起始」，另一種說法則是「由軒社樂團拼陣所創導」。

	
（圖1-2-1）「人群廟」主辦之迎神遶境廟會帶動了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興盛之濫觴。	（圖1-2-2）「頭城城隍廟新義社」之「謝、范將軍」神將據傳已有百年歷史。

(一)、 「由司法神祇之侍衛神將起始」

「由司法神祇之侍衛神將起始」是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的緣起說法是一種口耳相傳之說，但設籍於蘭陽溪北地區的神將團體及寺廟大都支持此一說詞，其原因為如上所述：「頭城鎮」、「宜蘭市」都各肇建有主祀司法神祇之「城隍廟」及「東嶽廟」，而這四座司法神祇寺廟中所直屬或依附的神將團體有者相傳創始於清代，如「頭城城隍廟新義社」即創立於清末時期。（2007：林蔚嘉）

而除了「頭城城隍廟新義社」的成立歷史悠久之外，「頭城鎮」及「宜蘭市」兩市鎮的迎神遶境慶典也以當地之「城隍廟」及「東嶽廟」逐年輪值主辦為最大型之廟會活動，緣於此，亦可由「頭城城隍廟」以一座寺廟便可擁有十七個直屬及依附之神將團體，且是自清朝末期及至日治時期，其後並延續至民國年代都陸續組裝有所屬神將及成立神將團體組織而言，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之起源是由司法神祇之侍衛神將起始之說法較為可信。此外，由「頭城鎮」及「宜蘭市」兩地之「城隍廟」及「東嶽廟」等四座主祀司法神祇之寺廟所直屬或依附之神將團體，經統計共有四十個神將團體，共九十一尊神將，佔蘭陽溪北地區神將總數約百分之二十四，其數量之豐及組裝神將年代之久遠似乎也可為此種說法作輔助佐證。

不過雖然蘭陽溪北地區的神將團體及寺廟都較同意上述之第一種說詞，但由於「頭城鎮」及「宜蘭市」兩地之「城隍廟」及「東嶽廟」各有比賽迎神遶境廟會盛況之心結，所以對於是由哪座寺廟先組裝神將之說互不相讓，甚至於兩地相同祀神之寺廟也跨界相爭，其中較早建廟之寺廟提出依寺廟創建年代較早理應較早成立神將團體，但較晚建廟之寺廟則反駁此說法，稱應以寺廟何時開始舉辦迎神廟會為基準，因此無法達成確認某一寺廟之神將團體為創始起源者，其中神將組成年代之久遠以及無詳細記錄是造成無法辨識確認之一大主因（圖1-2-2）。

一、「由軒社樂團拼陣所創導」

「由軒社樂團拼陣所創導」的說法可見於黃文博於《台灣藝陣傳奇——當鑼鼓響起》（1991：黃文博）書中提及：「對北管稍有認識的人都瞭解，大約在清同治以後，蘭陽平原的北管分裂為西皮和福路兩派，各自發展而互立名號暗中較勁也相互「拼館」，尤其神明廟會的迎神遶境，據說最早西皮派扛出「弄龍陣」來湊熱鬧，引發福路派扛出李哪吒大神來對抗，象徵「羅車抽龍筋」，西皮派也不甘示弱，更抬出托塔天王李靖大神來，表示「李靖收羅車」這樣一來一往，互別苗頭，好不熱鬧。……」

蘭陽溪北地區的軒社樂團起源甚早，據《宜蘭》書中記載：「清道光15年（1835），一位名叫簡文登的樂曲師傅由彰化來到宜蘭，並開館授徒，此即北管戲曲在宜蘭發展的開端。……」（1992：黃益璘主編），但經調查研究顯示，蘭陽溪北地區共有九個軒社樂團籌組有附屬之神將，分別是「頭城頂埔集蘭社」、「頭城下埔協蘭社」、「頭城大金面金蘭社」、「頭城福成福蘭社」、「頭城武營協和社」、「頭城集和堂」、「頭城總蘭社」、「宜蘭暨集堂」（今神將分屬於「宜蘭東嶽廟三山炳靈公忠誠會」、「宜蘭東嶽廟太子會」、「宜蘭東嶽廟龍逸會」管理）、「礁溪白石腳暨集堂」（今改「頭城白石腳田都元帥神廷會」）……等，但這些軒社樂團所組裝的神將大都是樂團主神「田都元帥」或其家屬神祇「西秦王世子少爺」，或是歷史名將「樊梨花元帥」、「穆桂英元帥」、「楊宗寶元帥」、「八寶公主」等角色神將，以及依屬「宜蘭東嶽廟」所籌組主神「東嶽大帝」之侍衛神將等，並未發現有軒社樂團組裝之「中壇元帥」李哪吒及「托塔天王」李靖之神將，所以

「由軒社樂團拼陣所創導」為蘭陽溪北地區神將之緣起說法較不可信，甚至蘭陽地區的許多神將團體亦大聲撻伐此一說詞（圖1-2-3）。



（圖1-2-3）蘭陽溪北地區唯一的「托塔天王」角色神將，並非「軒社神將」。

就上述兩種說法而言，由於後者找不出明確之證據力，但是前者尚有待查證年代之神將留存，所以蘭陽溪北地區神將文化的緣起當以第一種說法之「由司法神祇之侍衛神將起始」為目前眾多寺廟及神將團體所公認之說法。

三、 釋名

「神將」是民間信仰中侍衛神祇的代名詞之一，但因無形的侍衛神祇只是神靈崇拜，所以便有人將無形的侍衛神祇信仰，藉由木雕神像、彩繪壁畫、大型神偶，以及由凡人扮演之家將團等四種方式轉換成有形的民間信仰產物，同時透過這些有形產物的靜態崇奉及展示或動態表演來確定侍衛神祇的存在性。

「神將」即是侍衛神祇的外型表徵之一，其塑像就得恰如其份地扮演好其侍衛神祇角色身份，因此中國胡樸安在《中華全國風俗志》中即記載道：「神道位分愈大，則其像愈小，其位分小者，則神像愈大。」（1993：施仲信發行），這即說明了官階較大之主神，雕塑的神像反而較小，而官階較小如侍衛神祇者，則其塑像卻較大，也因民間信仰中有此分際，所以現今侍衛神祇信仰的四種有型體的尺寸都比服侍之主神神像大很多，也因此觀念之約定成俗，所以「神將」之名即可當天京、地府、水國、陽間等三界四府聖域內之神界將領稱謂，也可解釋成大型侍衛神祇神偶之意。

由於各地的風俗民情及方言語詞上的差異，所以在為數龐大的侍衛神祇信仰稱謂上，使用多種不同之稱呼，以全國各地對於神將神偶之稱謂而言，便多達十餘種之多，其中有些稱謂是全國都適用者，如「神將」，但也有只流行於某一區域範圍內而已，如「大將」，當然號稱「神將的故鄉」之蘭陽溪北地區也有一些專用之詞彙，如：「大神尪」或「大將」等，茲歸納記錄如下：

（一）、 「神將」

「神將」之名詞原只是北臺灣慣用專指侍衛神祇神偶之詞彙，因其指稱神界將領之字義淺顯易懂，現已成為侍衛神祇神偶之最佳代名詞，且是全國都適用的語詞，許多組裝侍衛神祇神偶的團體組織也大都以「神將會」為名，是解釋侍衛神祇神偶最貼切的名詞之一（圖1-3-1）。



（圖1-3-1）「神將會」是全國都適用的語詞。

（二）、 「大神炁」

「神炁」原是大蘭陽地區對於信仰神祇之膩稱，加上一「大」字，便是指大尊神炁，且通常「大神炁」是指稱大型侍衛神將之意，是大蘭陽地區區域性慣用的語詞，因此也有將「神炁」延伸為神將團體名稱者如：「礁溪白石腳田都元帥府神炁會」（圖1-3-2）又如「頭城城隍廟群英社」即別稱「大小姐神炁會」（圖1-3-3），這些實例也說明了「大神炁」一詞在蘭陽地區的普遍性。

雖然「大神炁」之名詞普遍流行於蘭陽溪北地區，但因早期神將文化大都是代代口耳相傳，少見於文獻記載，緣於此，也出現許多同音異字的現象，如：「大仙炁」、「大身炁」、「大神翁」以及「大仙俑」等等都是「大神炁」之同義詞彙。

（三）、 「大將」

「大將」所指的應是「大將軍」之意，在蘭陽溪北地區則有神將團體將此稱謂引伸為「神將」之意，如「宜蘭延平開興廟甘萬會」會長林上豪，以及「宜蘭新興廟帝爺神將會」會長林啓文等人都曾指稱該神將會之神將為「大將」，但因「大將」之稱謂使用率較少，只流行於蘭陽溪北地區，因此只能算是特殊的地方用語（圖1-3-4）。

除此之外，「員山惠好福興廟神將會」也將其組裝的「明山國王」、「獨山國王」、「巾山國王」等三尊大型神將敬稱為「大將」、「二將」、「三將」等，也是蘭陽溪北地區較為罕見的特殊個案（圖1-3-5）。

			
（圖1-3-2）蘭陽溪北地區唯一命名「神炁會」之「礁溪白石腳田都元帥府神炁會」。	（圖1-3-3）「頭城城隍廟群英社」別稱「大小姐神炁會」。	（圖1-3-4）「宜蘭新興廟帝爺神將會」會長林啓文稱該神將會之神將為「大將」。	（圖1-3-5）「員山惠好福興廟神將會」也將其組裝的神將敬稱為「大將」、「二將」、「三將」。

(四)、 「將爺」

「將爺」一詞是南臺灣地區對於「神將」的另一類稱呼，也是繼全國通用性的「神將」名詞之後，另一指標性的代名詞。

「將爺」之稱謂因包含了敬畏及尊崇之意，比口語化的「大仙尪」更為貼切，其將代表侍衛神祇之「神將」與「老爺」等敬語搭配組合的名詞更能顯現出侍衛神將之尊榮，因此自新竹以南的地區的都常可見聞此「將爺」用語。

在臺灣除了上述的四種神將稱謂外，許多流行於小眾區域的語詞如：「大仙公仔」、「^高人」、「大人」、「大神」等詞彙都是「神將」的別稱，其中亦另有對較小型神將稱呼為「神童」、「童仔」者，不一而足，亦豐富了神將文化中專用語詞之多元性。

第貳單元： 蘭陽溪北地區的「信仰概況」

蘭陽地區的開發是由吳沙先賢率眾於清嘉慶元年（1796）入墾「頭圍」（今「頭城鎮」）依始，繼而持續往南至「礁溪鄉」、「宜蘭市」、「員山鄉」及「壯圍鄉」等溪北地區發展，此外，由於墾民逐漸南遷，溪南地區的「羅東鎮」、「冬山鄉」、「五結鄉」、「三星鄉」及至「蘇澳鎮」、「南澳鎮」、「大同鄉」等地也稍後陸續發展。因此，縣境內的祀神信仰也跟著墾民的遷徙而移祀於各鄉鎮，所以漳州人首墾的蘭陽溪北地區，便以漳州人原鄉之信仰神祇「開漳聖王」為最主要的信仰神祇，但由於入墾於蘭陽平原的各籍墾民陸續進墾，因此在蘭陽溪北地區陸續出現泉籍移民信仰的「保生大帝」、「廣澤尊王」，以及粵籍移民崇奉的「三山國王」等信仰祠廟。緣於此，整個蘭陽溪北地區便呈現多籍神祇共融熱鬧之信仰盛況。

就蘭陽溪北地區的祀神信仰而言，除了神祇種類繁多之外，因應祀神信仰的需求，許多信徒在感戴神庥庇祐之餘，也籌資鳩工興建祠廟以奉神靈永駐，因此在民間信仰的範疇內便分類出「人群廟」、「角頭廟」、「鸞堂」、「私人神壇」等祀神祠廟，此外也有祀神信仰之民間社團者則有「軒社樂團」、「藝陣團隊」與「同鄉會」等，共同譜出蘭陽溪北地區的祀神信仰榮景。

一、「人群廟」

「人群廟」指的是地方大廟，通常是以一個行政區域為範圍，如「頭城鎮」或「宜蘭市」等，但也有以縣界為準，如「宜蘭縣」，端看其祭祀圈之幅員為主，換句話說也可從該寺廟舉辦迎神遶境之範圍大小看出端倪。

蘭陽溪北地區的「人群廟」，少有全縣型之「人群廟」，以「頭城鎮」而言，境內有「頭城城隍廟」、「頭城東嶽廟」、「頭城開成寺」.....等寺廟；而「礁溪鄉」則有「勅建礁溪協天廟」（圖2-1-1）；「宜蘭市」則有「宜蘭城隍廟」、「宜蘭東嶽廟」、「宜蘭昭應宮」（圖2-1-2）.....等寺廟，「員山鄉」亦有「員山三闖二慈惠寺」（圖2-1-3）、「員山大三闖慈惠寺」.....等寺廟；而「壯圍鄉」則有「壯圍永鎮廟」.....等寺廟。

蘭陽溪北地區的許多「人群廟」因建廟歷史悠久，所以累積了龐大的龍鳳信眾，這些信徒為感念神威赫濯庇祐斯民，所以大都於神誕佳期盡一己之輸誠，或扮演梨園，或籌組神將團體，以護衛神駕綏境狩安時所需，因此許多「人群廟」也都附屬有「直屬」或「依附」之神將團體，其中又以依屬於「頭城城隍廟」的十七個神將團體為最多數（圖2-1-4），而最少者也有「宜蘭昭應宮」的一個直屬神將團體。



二、「角頭廟」

「角頭廟」的祭祀圈僅次於「人群廟」，不過有些「角頭廟」的祭祀圈過大，所以與「人群廟」之間的區隔不容易釐清辨識。通常「角頭廟」的祭祀圈大都只侷限於某一村庄內，因此其信仰群眾略少於「人群廟」。

以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的「角頭廟」而言，「頭城鎮」即有「頭城大坑罟協天宮」、「頭城外澳接天宮」（圖2-2-1）等；而「礁溪鄉」則有「礁溪龍潭三皇宮」（圖2-2-2）、「礁溪集惠廟」、「礁溪武暖永護廟」.....等；「宜蘭市」亦有「宜蘭西關廟」、「宜蘭鎮平宮」、「宜蘭梅州慈航宮」（圖2-2-3）.....等；「員山鄉」有「員山金包里古玄開廟」（圖2-2-4）、「員山外員山普照寺」、「員山二湖慈元寺」.....等；「壯圍鄉」有「壯圍五間紫雲寺」（圖2-2-5）、「壯圍番社同安廟」、「壯圍永安宮」.....等。

這些村庄的「角頭廟」因與信眾關係密切，所以境內信徒也以籌組神將團體「直屬」或「依附」於該寺廟，藉以壯大「角頭廟」之迎神慶典廟會，緣於此，蘭陽溪北地區的多數「角頭廟」大都依屬有神將團體，俾便舉辦迎神遶境時護駕所用，兼可襄贊友宮寺廟之廟會，因此神將團體亦成為「角頭廟」最重要的依屬團體之一。



三、「鸞堂」

「鸞堂」是臺灣以「扶鸞」為主進行之宗教活動的場所，其所行之鸞務有「飛鸞用筆」、「鸞生組織」、「鸞書印行」以及「宣講活動」等，其中的「宣講活動」因曾倡導戒除鴉片，因此在日治時期亦受當局所正視。

有關於「鸞堂」在蘭陽地區的緣起眾說紛紜，據游謙、施芳瓏於《宜蘭縣民間信仰》（2003；轉引自1986：王世慶）書中提及：「.....至光緒十三、十四年（1887、1888），許老大復將該法傳授給本縣頭圍街（今頭城鎮）進士楊士芳，並在頭圍創設「喚醒堂」，楊進士自仕堂主.....」。此外書中亦提及另一說法為「光緒十六年（1890），據《宜蘭縣志》記載，「新民堂」為本縣鸞堂的濫觴，為臺灣鸞堂北宗的開基堂。.....」

上述由游謙、施芳瓏合著之《宜蘭縣民間信仰》（2003）所轉引的資料顯示因鸞堂的系統派別分枝多脈，在蘭陽溪北地區亦多有創始首堂導致鸞堂於蘭陽地區之緣起多有爭議，但不可諱言的是蘭陽溪北地區確是鸞堂創立及活動的重鎮，影響所及遍及全國，連帶地也成為蘭陽溪北神將文化不可或缺的信仰祠廟之一。

在蘭陽溪北地區較著名之鸞堂有「頭城喚醒堂」、「頭城集興堂」（今改「頭城東嶽廟」）、「宜蘭新民堂」（圖2-3-1）、「宜蘭坎興鸞堂」（今改「宜蘭碧霞宮」）（圖2-3-2）、「宜蘭鑑民堂」、「宜蘭感應宮」、「宜蘭先農壇」（今改「宜蘭五穀廟」）、「宜蘭妙嚴宮」.....等，其中退除鸞堂系統且融入民間信仰體系，並更改廟額者有：「頭城東嶽廟」以及「宜蘭五穀廟」，而這兩間寺廟也因已成為民間信仰的祠廟，所以亦組織有神將團體於主神出巡狩安時護駕綏境，「頭城東嶽廟」更因擁有九個神將會及所屬之十六尊神將而廟譽遠播。



四、「私人神壇」

「私人神壇」指的是由信徒自原鄉奉請鄉土神祇至移民新地點所建立的壇館，因這類壇館大都以主持人之自家或特定地點作為祀神處所，再加上是由主持人召集少數信徒共輔廟務運作，以規格而言，自然是不能與信眾自發性聚集信仰的「人群廟」或「角頭廟」相比擬，不過為了彰顯神威顯赫，所以這些「私人神壇」舉辦的謁祖進香或迎神遶境等活動力卻不輸「人群廟」或「角頭廟」，因此也能聚集一些信徒共沐神庥。

蘭陽溪北地區的「私人神壇」因隨著民間信仰需求而遽增，在「頭城鎮」即有「頭城無極龍鳳宮」、「頭城頂埔慈安宮」(圖2-4-1).....等；「礁溪鄉」則有「礁溪濟持宮」(圖2-4-2)、「礁溪聖德宮」.....等；「宜蘭市」亦有「宜蘭慈久宮」、「宜蘭聖母堂」(圖2-4-3).....等；「員山鄉」有「員山無極姜賢宮」(圖2-4-4)、「員山代天宮照天府」.....等；「壯圍鄉」也有「壯圍無極天極宮」、「壯圍玄聖殿」(圖2-4-5).....等。

如上所言，「私人神壇」因常舉辦各類型之慶典活動，所以也有籌設神將團體者，以應主神出遊護駕所需。



五、「軒社樂團」

「軒社樂團」隸屬於音樂類傳統藝陣之一，在蘭陽溪北地區發展已有百餘年歷史，據《宜蘭》（1992：黃盛璘主編）指出：「清道光十五年（1835）一位名叫簡文登的樂曲師傅由彰化來到宜蘭，並開館授徒，此即北管戲曲在宜蘭發展的開端。簡文登將弟子分為兩組，一習西皮，一習福路……」。

北管樂團兩大派系之分野主要是以樂器、曲調以及信仰主神作區隔，其中「福路派」崇奉「西秦王爺」，並使用「椰胡」樂器；而「西皮派」崇祀「田都元帥」，專用「京胡」樂器。

蘭陽地區的「福路派」及「西皮派」兩大北管樂團派系因傳導得宜，以致基隆、台北地區都爭相延聘蘭陽名師傳導授藝，直至現今仍是北臺灣兩大北管樂團派系，不過清光緒年間也曾因兩派拼藝而械鬥，元氣大傷，所幸有林本源家族居中協調才平和落幕。

蘭陽溪北地區五鄉鎮的北管軒社樂團相當多，據《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展演節目規劃案報告書》（1998：宜蘭縣立文化中心）附錄之「北管藝人名冊」中列表統計共有四十九個軒社團體，其中有組裝神將的北管樂團有：「頭城頂埔集蘭社」（圖2-5-1）、「頭城下埔協蘭社」、「頭城大金面金蘭社」、「頭城福成福蘭社」、「頭城武營協和堂」、「頭城集和堂」（圖2-5-2）、「宜蘭總蘭社」、「宜蘭暨集堂」以及「礁溪白石腳暨集堂」等九個軒社團體，但其中「宜蘭總蘭社」、「宜蘭暨集堂」及「礁溪白石腳暨集堂」都因故而無法維持所屬神將之正常出軍而將神將讓渡或改屬其它神將團體接續管理神將，樂團本身只保留北管樂團之演藝，緣於此，蘭陽溪北地區之眾多北管樂團不只是單獨之音樂類型藝陣團體，更摻雜融合有祀神信仰神將文化因素在內。



（圖2-5-1）「頭城頂埔集蘭社」頭旗與「樊梨花元帥」神將。



（圖2-5-2）「頭城集和堂」。

六、「藝陣團體」

「藝陣團體」在此指的是因應民間婚喪喜慶場合所需而創造之表演團隊，其中又可區分為「專藝職業藝陣」及「業餘藝陣」團隊兩種，不過因「藝陣團體」的組織形態大都是以經營喜慶或迎神廟會為主，所以也都有自家的祀神信仰，如：「宜蘭結鑫社」社館主祀「濟公禪師」（圖2-6-1），又如：「員山武將班」崇祀「中壇元帥」為主神（圖2-6-2），但因「藝陣團體」的祀神信仰屬於小眾信仰，且又是「藝陣團體」自家崇奉，所以外界較少介入其祀神信仰生態。

另外，由於「神將團」也屬於「藝陣團體」執業的藝陣項目之一，所以上述的「宜蘭結鑫社」以及「員山武將班」除了擁有祀神信仰之外，亦組織有神將團。



七、「同鄉會」

「同鄉會」指的是同一祖籍地的移民遷徙至新故鄉落腳後，爲了聯繫及接待同鄉移民所成立的組織，其館舍即稱爲會館並冠上祖藉地名稱以資辨別，如：「泉郊會館」、「福州同鄉會館」、「潮州會館」.....等。

由於從中國各省遷徙來台的移民先賢大都是攜奉祖籍地之村廟主神保護行旅平安，因此有些移民信仰神祇便落腳在新故鄉之同鄉會館內，藉以凝聚同鄉鄉誼及向心力，如「泉郊會館」奉祀「天上聖母」、「福州會館」崇祀「福州按察使」或「五福大帝」.....等。

「同鄉會」或會館之祀神信仰亦算是小眾信仰，其祀神儀式也有輪值崇祭及會館供奉兩種，而且其祀神形體也非一定是聖神之金身聖像不可，如「宜蘭市福州同鄉會」即以俗稱「福州老爺」之「福州按察使」的神將偶頭及手臂加上香爐當成是祀神形體，並另組織「宜蘭三山社」負責神將之出軍事宜，流傳至今已成爲蘭陽地區的特殊祀神信仰範例之一。（圖2-7-1）

綜觀上述之七種蘭陽溪北地區的信仰祠廟及單位可得知該地區民間祀神信仰之蓬勃發展概況，而此七種信仰主體因都兼具有神將文化孟不離焦的親密關係，因此特闢此單元說明之。



圖2-7-1 「宜蘭三山社」崇祀「宜蘭市福州同鄉會」之「福州按察使」神將偶頭及手臂。